

# 汉画像石文字考释

欧阳摩一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本文对汉代画像石文字中的通借字、异体字作了介绍和探讨,对某些疑难字作了具体辨识,为了解、研究汉代文字面貌及增补《碑别字新编》等工具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汉画像石 文字 考释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汉代是中国汉字大发展、大衍化时期。其时,通假字大量使用,异体字变化多端。作为民间艺术的画像石文字,比庙堂之上的碑刻文字更为自由随意,因此通假字、异体字也就更多。另外,由于画像石距今已两千年左右,有的磨损严重、不易辨识,还有不少字存有争议。笔者根据收集到的大量拓片及照片资料,结合前人及当今学者的成果,对画像石上的通假字、异体字作一介绍和探析,对某些疑难字作具体辨识,以就教于学界方家同仁。

## 一 通借字

古代常用通假(也叫通借、假借)字,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大致分三种:一是同音通假,如“周”借为“舟”,“乡”借为“向”等;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等;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等。

假借字在汉代运用得非常广泛,在汉画像石文字中也较为常见。如山东嘉祥武氏墓群西石阙铭文(147年):“……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此处“直”、“师”分别借为“值”、“狮”字。汉画像石文字中的“值”皆借用“直”字,兹不一一列举。

嘉祥武氏祠其它画像石第十二石(东汉晚期),上层刻孔子和何馈故事,其左榜题中有“煞鸡为粟,仲由拱立,无词与语”等句,此处“煞”借为“杀”。下层左侧刻公孙杵臼与程婴故事,榜题中有“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存”句,其中“颜”借为“岸”,“屠颜”即“屠岸(贾)”。

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榜题有“伯游也”、“伯游母”,“游”与“榆”为同声相转,“游”借为“榆”,应为伯榆伤亲故事。

武梁祠西壁画像第二层刻历代帝王像,其旁各有榜题,如神农像左刻15字:“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其中“辟”假为“廨”,《诗·召旻》:“日廨国百里。”而“振”即“赈”之本字;《说文》云:“振,举救也。”<sup>[1]</sup>

武氏祠榜题中还有“无盐媿女钟离春”句。《隶释》云:“碑以媿为醜。”《战国策·齐策》作“媿”,《吕氏春秋》作“醜”,此为“媿”、“醜”相通之证。另有“樊于其头”、“秦武阳”等榜题。“其”即“期”字。《孔子闲居》:“夙夜其命宥密。”注:《诗》读“其”为“基”。《士丧礼》:“度兹幽宅兆基”注:古文“基”作“期”。此为其、基、期古代通用之证。“武阳”即“舞阳”。《左传》:“蔡侯献武。”《谷梁》作“献武”,是“舞”与“武”通用也<sup>[2]</sup>。

四川简阳三号石棺伏羲女娲画像(东汉):画像位于该石棺后挡,图上部刻伏羲(右)、女娲(左),其上各有榜题为“伏希”、“女娃”。下部刻龟蛇合体,榜题曰“兹武”。图左侧刻一鸟,榜题为“九”。此榜题文字中,除“兹”为“玄”之异体外,“希”借为“羲”,“娃”借为“娲”,“九”借为“鳩”。

芦山王晖石棺(212年)铭文:“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懷(哀)哉。”文中“拾”借为

收稿日期 2008-06-06

作者简介 欧阳摩一(1963~),男,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古代书画、印章及古文字、青铜器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文博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汉画像石上文字的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该课题编号为2001050。

“十”，“拾六”即“十六”。有论者因汉石刻中未见以“拾”纪年，疑其为赝品，未为确论。

河南嵩山太室阙铭(118年)有两篇。其一在西阙北面，文曰：“……竝天四海，莫不蒙恩。圣朝肃敬，众庶所尊。斋诚奉祀，战慄尽勤……颖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宠，丞江夏西陵□□监之……”此处“竝”为“普”之异体，即“普天四海”；而“诚”借为“戒”，“颖”借为“颍”。

嵩山启母阙铭中也有很多假借字，如：“缙”借为“鄮”，“亨”借为“享”，“贞”借为“祯”，“支”借为“枝”，“鬻”借为“育”，“癖”借为“辟”，“熏”借为“喜”，“虞”借为“乎”，“脩”借为“修”等。另，铭文中还有“□□□其清静，九域人其脩治。□□□□祈福，祀圣母山隅。神禋亨而饴格，釐我后以万祺”等句。此处“人”字，金石界有争议。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引《说文》曰：“人，少也，读若辍。”钱大昕《潜研堂集》认为“人”亦可通作“辍”，辍者，止也。而“饴格”之“饴”，读为“来”，与“来”通用。古“来”字声如“釐”，与“台”声相近，故得通用。“釐”借为“赉”，赐与也。《诗·汉江》：“釐尔圭瓚。”<sup>[3]</sup>

河南嵩山启母阙堂穀典请雨铭(175年)中，有“汉侍中五官中郎将隲陵堂穀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等句。此处“隲陵”，《左氏传》作“鄢”，《汉书·地理志》作“僞”。“鄢”，正字；“僞”，借字；“隲”，通用字，从邑从阜，古多互淆。关于“堂溪”，风俗通本《春秋》、《左氏传》作“堂溪”，应氏引作“唐溪”，亦作“棠溪”。《姓纂十一·唐》引《左传》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为棠溪氏。《汉书》棠溪惠治公羊，又五官中郎将棠溪典，皆作“棠”；今本《左传》作“棠”。《汉书》作“唐”。《史记·魏世家》、《汉书·古今人表》也作“堂”。《淮南子》：“唐牙莫之鼓也。”注云：“唐，犹堂也。”此“堂”与“唐”通借之证。《诗》：“有纪有堂。”《白帖》引作“有杞有棠”，此“堂”与“棠”通用之证<sup>[4]</sup>。

画像石上的通借字还有很多，常见的有：“蚤”借为“早”，“弟”借为“悌”，“皆”借为“楷”，“裔”借为“懿”，“回兄”借为“何况”，“零”借为“灵”，“矜”借为“怜”，“郭”借为“椁”，“朱爵”之“爵”借为“雀”，“凤皇”之“皇”借为“凰”，“主薄”之“薄”借为“簿”，“骑左”之“左”借为“佐”，“侯”借为“候”，“橡”借为“像”，“车马道从”之“道”借为“导”，“详”借为“祥”，“斑连”之“连”借为“斓”，“苔”借为“笱”，“不勉”之“勉”借为“免”。另有生汙(筌)相和毗(偕)吹庐(芦)、寿命不可诤(争)、閭(奄)忽离世、熹(喜)、莫(暮)、栽(载)、调

(雕)文刻画、交龙委蛇(逶迤)、狩(兽)、功扶(夫)、贾(价)、反(返)、财币雾(务)隐藏、敖(熬)、专(传)、大苍(太仓)、大狩(太守)、凯(楷)式、安错(厝)、正(整)月等字。

## 二 异体字

异体字也叫别字，即音同义同而形体不同的字，包括俗体、古体、或体等。如“因”写作“囙”，“缶”写作“垂”等等。从中国古文字产生，也就是从甲骨文开始，各种各样的异体字就产生出来。汉唐之间，是中国文字书体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产生大量异体字的时期，由于篆、隶、楷等字体变化，或因增减笔画、增减偏旁、改换偏旁位置、简化、变换形符声符、变形声为会意等，形成了大量的异体字。古代石刻、砖文等载体上出现的异体字千变万化，有的与本字面貌近似，有的经过多次变异后与该字原貌相距甚远。石刻上的异体字，有相当一部分是书写者因文化水平不高或笔误而造成的错别字，但大量频繁出现的别体字则不能单纯地看作错字，而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异体写法。

在汉画像石上，也常见到异体字。如：

山东临沂五里堡画像题记(东汉中晚期)之一为“人马𠂔守百鸟皆食於太仓飲於河梁之下”。此处“𠂔”为“禽”之异体，而“守”则为假借字，借为“兽”。

四川新都王稚子阙(105年后数年)铭文有二：“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之阙”。其中“雒”为“洛”之异体，而“縣(县)”则写成“縹”，为当时通用之异体字。

启母阙铭中的异体字则更多，如：“厄”写作“𡵓”，“正”写作“𠄎”，“翩”写作“𠂔”，“萃”写作“𠂔”，“视”写作“眡”，“雍”写作“𡵓”，“修”写作“脩”等<sup>[5]</sup>。

山东嘉祥武氏祠右阙铭中有“被病关没，苗𡵓不遂，呜呼哀哉，士女慙伤”等句。此处“关”为“天”之误，“𡵓”、“慙”分别为“秀”、“痛”之异体<sup>[6]</sup>。

嘉祥武氏祠榜题文字中也多见异体字，如“管仲”写作“菅仲”，“朱明”写作“朱𠂔”，“嗜”写作“者”，“姊”写作“姉”，“劫”写作“刼”，“浆”写作“𡵓”，“魏”写作“魏”，“胡”写作“胡”等。

苍山元嘉元年题记(151年)出于山东苍山县卞庄公社城前村一座汉墓中。其中二石刻有长篇题记，计15行，327字。此题记中出现了数个异体字，如“仙”写作“𠂔”，“瓜”写作“𠂔”，“叶”写作“𠂔”，“疏”写作“𠂔”，“窗”写作“𠂔”等。

另有少数字为错字。如嘉祥武氏祠中有一处“处士”错写成“处土”；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中有“军士被病”，“士”也为“土”之误；山东苍山元嘉元年题记中，有“亭长骑左（佐）胡便弩”、“就夫仓饮江海”句，“便”、“夫”即为“使”、“太”之误；茌他君祠堂石柱题记中有“段钱二万五千”、“愿勿贩伤”句，“段”、“贩”即为“价”、“败”之误。

画像石上其他异体字还有:𠂔(曹,汉画像石上的“曹”多作“𠂔”)、𠂔(救)、𠂔(俭)、𠂔(欢)、𠂔(哀)、𠂔(最)、𠂔(绵)等。

### 三 具体文字辨释

汉画像石文字的具体考释,见拙著《汉画像石文字的发现和整理》及《汉画像石文字年表》两文(均待刊)中的各条,兹不一一细述。今介绍、考释几条有代表性的画像石文字:四川彭山杨子舆崖墓题刻为篆隶合一,文曰:“蓝田令杨子舆所处内”。高文先生标其墓为“华阳双流半边街崖墓”,墓名有异,但铭文内容相同。其中最后一字为篆书,作“内”,《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编著者释为“内”,是;高文先生释为“穴”,误<sup>[7]</sup>。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在《隶释》卷十三收录了汉代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崖墓中的《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维兮本造此穿者,张宾公妻、子伟伯、伯妻、孙陵,在此右方曲内中。维兮张伟伯子长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与少子叔元俱下世,长子无益为之祖父穿中造内,栖柱作崖棺,葬父及叔元。”可知四川崖墓的长隧道和其两侧的棺室当时分别称为“穿”和“内”<sup>[8]</sup>。

江苏铜山元和三年题记(86年):1986年出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计发现祠堂画像石11块,其中有几块刻有文字。有一块画像石上竖刻题记曰:“元和三年三月七日,三下(?)示大人子侯世子豪行,三年如礼,治冢石室直(值)□万五千”<sup>[9]</sup>。此石“治冢石室直”后一字漫漶严重,多个释本皆以□表示,此拓本经史树青先生辨识后,认为系“钱”字<sup>[10]</sup>。

山东曲阜阳三老食堂题记(106年):画面为菱形装饰纹,其左刻题记。题记上刻“阳三老”3字,下刻题记3行,行21字至28字不等,约70余字。题记原释为曰:“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毕成,时太岁在丙午。□□乡焦……自思□居乡里,无宜不在朝廷,又无经学,志在共养子道,未□……感切伤心,晨夜哭泣,□身不金,朝半祠祭,随时进食□□……”<sup>[1]</sup>此拓史树青先生辨识后释为:“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毕成,时太岁在丙午。鲁北乡侯自思负居乡里,无宜

不在朝廷,又无经学,志在共养子道,未□……感切伤心,晨夜哭泣,恐身不全,朝半祠祭,随时进食□□……”<sup>[12]</sup>史先生之辨识甚为允当,破解了以前存疑的许多字。只是“鲁北乡侯自思”后一字,为上下结构,上为“少”,下为“貝”,似不为“负”字。前有学者释为“省”字,但此字下部确为两点,不为“目”,而为“貝”,究为何字,待考。另,“志在共养子道,未”后一字,似为“反”字。

陕北绥德黄家塔辽东太守墓(90年):出于陕西绥德黄家塔乡。墓内画像石题记,《陕北汉代画像石》一书释为:“永元二年太岁在癸□王子侯(?)作”,“辽东太守左官”,“辽东太守石(?)府”<sup>[13]</sup>。其中“永元二年”题记,史树青先生释为“永元二年太岁在癸造武王子侯作”<sup>[14]</sup>。另,笔者再次辨识后,认为“辽东太守石(?)府”的“府”前一字,呈“𠂔”,不为“石”,而为“右”字。“左官”与“右府”相对,其意也通。

四川乐山佐孟机造冢题记(159年):发现于乐山高西门外肖坝一崖墓内,刻于享堂之上,5行。原释为:“延熹二年三月十日,佐孟机为子男石(?)造此冢,□行九支,左右有四穴,得入八尺□□□□□出□”<sup>[15]</sup>。史树青先生释为:“延熹二年三月十日,佐孟机为子男今造此冢,□行九支,左右有四穴,得入八尺当□□□□□出□。”<sup>[16]</sup>经再次对照拓片辨认,笔者认为史先生所释甚当。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题记中有“右柱□□请丞卿,新妇主待(侍)给水将(浆)”等句,“右柱”后一字以前释本多未释,此字史树青先生辨为“石”字。

曲阜徐家村汉墓题记(158年)中,有“□田(?)买奴,以十一月七日葬妇此藏中”等句,其中“田”字存疑,史树青先生辨后认为系“田”字,笔者赞同<sup>[17]</sup>。

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发现后,丰州、李发林、王恩田诸先生先后作释读,笔者从王说,并参考其他诸家之见,释录其文<sup>[18]</sup>。但王说也有几处明显误释处,如:“古圣所不勉(免)”,其释为古(故)取(聚)所不勉(免)”,似不通。“下有孝及贤仁”,释为“下有孝友贤仁”,笔者细察拓片,应为“及”,此字有篆意;王、丰二先生断为“友”,误;李发林先生断为“及”,是。另,王先生“牧马牛羊诸僮”一句的断句标点也有误,今从丰说<sup>[19]</sup>。

北京幽州书佐秦君阙额及“乌还哺母”阙铭（东汉元兴元年，105年）中有一段话，郭沫若释为：“欲厚显相，尚无余日。呜呼，匪爱力财，迫于制度。”邵荃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皆释为：“欲厚显祖，□无余日。□焉匪爱，力则迨于制度。”信立祥

先生释为:“欲广祠庙,尚时无日。呜呼!非爰力财,迫于制度。”<sup>[20]</sup>经笔者仔细核对图片,认为此段铭文可释为:“欲厚显祠,尚时无日。呜呼!匪爰力财,迫于制度。”其第2字下部作“子”,该字应不是“廣”而是“厚”;第3字右半部作“頁”,不是“廟”或“祠”,而是“顯”字;第11字作“匪”,通“非”。

字体、书体的演变往往以民间为先声。作为汉代民间艺术奇葩的画像石上存在的大量通假字、异体字,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汉代字体衍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秦公先生所辑《碑别字新编》一书,收录历代(上起秦汉下至民国)近2000种碑石中别字,又援引罗振鋆、罗振玉《增订碑别字》及罗福葆《碑别字续拾》二书内容编成,共收录字头2528字,别字12844字。但中国历代别字浩若烟海,尽管此书洋洋大观,大过于前人,仍有不少遗漏者,如上述汉代画像石上的别字则未收录。本文对汉画像石上的别字(包括通假字、异体字等)作初步介绍和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以待来者,为将来增补《碑别字新编》提供实用可靠的资料。

(本文画像石文字笔者已汇编成《汉画像石文字的发现和整理》、《汉画像石文字年表》二文,待刊,兹不一一注明。)

[1][2][3][5][6]袁维春:《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650、671、663、121~134、125~132、175页。

[4]清·陆耀通:《金石续编》;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

[7]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2页;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艺术概论》,《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

版社2000年。

[8]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9]武利华:《徐州汉碑刻石及画像题记研究》,《两汉文化研究》第2辑;《中国画像石全集》(4),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21。

[10][12][14][16][17]见史树青先生给笔者来信。

[11]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藏汉画像》(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图154;宫衍兴:《济宁全汉碑》,齐鲁书社1990年,第100页。宫书释此题记曾参考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一书。

[13]李林、唐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120页。

[15]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序言”,群联出版社1955年。

[18]欧阳摩一:《汉画像石文字的发现和整理》、《汉画像石文字年表》二文,待刊。

[19]《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108;王恩田:《安国祠堂题记释读补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丰州:《考古杂记(二)》,《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李发林:《关于〈嘉祥宋山汉安国墓祠题记释读〉的意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20]郭沫若:《“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文物》1965年第4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报告》,《文物》1964年第11期;邵茗生:《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文物》1964年第11期;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 参考资料

1.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附《金石札记》、《金石祛伪》、《元金石偶存》),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
3. 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袁维春:《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

##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n the Han Stone Reliefs

OUYANG Mo-yi

(Nanjing Museum,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explores th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variant characters on Han Stone Reliefs. It also renders identification to some complicated character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upplements for the reference books such as *New Edition of Ghost Word on Stone Tablet*.

Key words: Han Stone Relief;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